

把戲是假的气，氣倒是真的。賣力氣的，本體不是把戲，把戲是附屬的。
又附庸不賣力氣，科學呢？實業呢？政治呢？起見是要賣力氣的。
要是文章，不過發幾條蛇罷了！既然蛇是把戲，從老師父傳授起，就是
有一條毯子，也有用手法的，也有用線法的，也有用藥法的，但是總還
要一條毯子遮遮掩掩，才把衆人的眼目，混過去。你們衆人到劉樹涇
塗的，看得真不可支，說道：妙不可言了。若是初學的時候，就揭去這
毯子，除非要借重符咒，或是什麼檳榔神呢。遮眼法呢？才可以將把
戲從末遇過，既不用毯子，自然這把戲兒，不能變得的留個圈了。
講科學實業政治的，本不必借重文章，文章原是頑意見，但是還要拿
文章來騙人去讀講科學，講講實業，講講政治，才教人頭得有興致呢。
譬如（色澤），就是文章的毯子。（音節）也是文章的一起承轉
合。（錯雜隱匿），借小喻大。（背實擊虛），全是文章的手段。要
是一切不管，單任着意思去說說，豈不是將毯子摘掉了嗎？果然科學，
實業政治等等，皆真實的憑據，把人看出，那就是能賣力氣的了。不
要毯子也好，到了這裏方可靠，還要挑出一種賣力氣的樣子來。衆
人並不能原諒他，說道：他本沒有毯子。據老師父說，他們就算不得
個把戲了。丹翁

上了花信風了。這兩個愛姬，放蕩風流，真算得一對江南尤物。和唱新戲的陳無我李曼英，都有一點兒意思。可是有一層，他們出來，總有個三小姐跟上，礙手礙腳，實在不方便。後來他們定了計策，索性把三小姐也捲入漩渦，就此塞住了他的口。三小姐是十七歲的人，情資早就開啦。這回日夜看新戲，把個胡恨生不出台，怎麼裝迴心坎裏去。每到胡恨生登台，四心相射，這個表情，真是拆白好戲的現身說法。不過胡恨生的眼睛，並不注視三小姐的臉子，却注視在他那一個頭呢。

胡恨生坐了一乘轎及車子，進了順治門，在一小齋菜館子裏吃午餐。三小姐是候幾多時了，兩人正想要如是云云。暗探就一頭頭進，胡恨生一吉伶，溜着跑了。三小姐快快的出來，他們瞧，門口停了一輛摩托車，車夫穿着制服，

應也很注意的。單以新世界而論，就有三個暗探。這三個暗探，都知唱新戲的，沒有好人，專一偵探他們的行動。這半夜後人的容顏，自九月二十號起，便和新劇大家，打得滾熟。暗探就早知道，路數上，也算三小姐曉得好處，硬在轎子上，取下四顆寶石，送了小胡作表記。家裏人一問，他說吊了，這也不算什麼，就去開一邊了。誰知過了幾天，胡恨生出來，居然帶着三個寶石石的戒指。暗探看，原不能說唱新戲的沒有這個，可是怪呀，怎麼和三小姐轎子上的，一樣呢。這一條就可就把他猜透了，便分佈黨羽，要網住這對野鴛鴦，敲一下子。原來他們還沒知道三小姐的來頭呢。

有日，胡恨生坐了一乘轎及車子，進了順治門，在一小齋菜館子裏吃午餐。三小姐是候幾多時了，兩人正想要如是云云。暗探就一頭頭進，胡恨生一吉伶，溜着跑了。三小姐快快的出來，他們瞧，門口停了一輛摩托車，車夫穿着制服，

這兩天，北出了兩個拆白案。說這來也奇。這兩案同出在新世界。說來也。你說這拆白案是誰。一個是鼎大名大鼓書家白雲鵬。一個是新戲旦胡恨生。又呼鳳嬌。白雲鵬的案子，是一個王爺的姨太。報上已經披露過了。胡恨生這案子，上潮八轉，却沒有人弄清楚。這模樣很奇怪，把他弄花了。豈不可惜。我的事情，今日抽出一點兒空，就貢獻貢獻罷。

要論到北京的新戲。他們不是來嘗試過一次的。無如北京是老戲的大本營。回回都叫他個翻筋斗。回回統家去。誰知道回不對了。北京人都翻過胃口去。一律歡迎。姨太太都奶奶稱其。城南遊藝園。新世界。新明大戲院。一擁而上。自從胡天有了新世界。新劇場裏的包胡天天有人早下定義。有某某的眷。一接上就包了七十多天。日夜風風雨雨。俗言道的的好。種瓜得瓜。豈無豆。但說道一家眷的母的。既在胡恨生身上。於是乎果弄出這笑話出來了。

這家眷的姓名。我為隱惡揚善。不願宣傳他。只知道他家人人是貧兒。為國事很忙。治國就來及家兒。不免踏了韓退不修的那句。他家祖上。出過聖賢的。並 نحو 羊果。我們就稱他做羊果後爺。羊果後人。有兩個愛姬。一個蠶產。二十二歲。一個揚州產。年

頂戴絨帽子上，帽子上有什麼好看呢。原來上面鑲了二十五顆寶石。要說到這個寶石，也有個出典，聽說是羊裘後人，某紳交易做好，扶客客人送他的。一顆寶石，價值要抵四百塊錢，共總二千四十顆小的一顆大的，都在三小姐帽子上，第一算，要值一萬幾千，胡恨生這個小子，他就紅了眼，一溜台，便把眼睛對着三小姐的帽子，日子久了，兩人都有个意思，便在城南遊蕩，胡、兩姨太太介紹了面，三個人就走到一條路上去了。

北京拆白黨，一天多一天，警察

下令，胡恨生的後身，就有人跟着了。沒有多天，胡恨生在大柵欄玉祥祥家裏綢緞，一刻兒，來了一個穿紫衣的女郎，卻很生暗暗的說了幾句話，恨生就穿一件水獺皮的新大衣走了。紫衣女郎，拿出一搭鈔票，沒了眼，口裏自言自語的，我這還不過過癮，今日要試他，我試試他，說着便在店裏走了出來，喊着這個當兒，有個賊探在旁邊點點頭，便常見，要照賊爪子出來。這個賊喊了一部車子，一路跟來，路上遇見着夥伴，打了一個照暈，一陣就走了三四個，到了一隻小胡同，紫衣女郎到一家屋子裏去了，偵探們便在胡同裏候着，諸位，你說這紫衣



你們大家都新起來了麼？本報也要把十都份、新一新給讀者看看，使我們大家所立脚的神州，完全變個樣子。諸君請稍等一下子，不久『新神州』就要出現了，每星期日一回。凡讀神州日報的人，都送一份。凡直接訂品報半年以上的，亦送一份。神州日報社

名醫
唐拾義
久咳丸
總發行所
半打洋五元
上海三馬路
石路口
父子大藥房

罵交趾國人在樹上，依和「言歸正傳」一筆一筆的往寫，料不到忽然來了這麼一個體家人，說他主人相請，問明來意再瞧一瞧名片上的字迹，不由吃一嚇，暗想我們剛要去敲他竹槓，怎生他就會知道，前來請我談心。

文脫親王的軼聞

文脫王自從抗到了上海，在其

殿上人家聽到了，都向他笑，直說：前天，紫着兩個有面子朋友，一個姓陸，一個姓劉的去出文脫，一天文脫六十號，有條子去叫文脫，文脫笑起來，這一下不打緊，把姓陸的色

叫他。他不好意思踏上階沿。天天半癡不癡的送文詭回去。有人問他這叫做什麼。他說這叫『虞王歸樣』的難受呢。

●聽說這幾天上自手口。不單道州大陳。同着北邊小楊聽見了。

蘇州名妓青香

●南下裏鐵嘴嘲嘲，荷花的生意，的確不佳，房間內的做手，又多是多呆貨。有一天一個性陶的，在他們

周酌，本來夫妻要好，自從老三進了門，弄得家不和，這個多妻制，度不廢掉，害人真不淺。

是。

▲六日本埠某報特約馬路電。有『鑑冰學友全體，因鬧事亦停課四日。聞由鑑冰發起云。』一則，昨在雪面遇著鑑冰，特問他，有沒有這事

▲『最近有人做了『本書』叫做老獺橫行記。聽說所記的話，是考瀟湘館主的身世來傳天，和最近秘密行為。』告白上更說得天花亂墜，列舉內容二十條，其中有七條，是有日子的，什號老獺和日代表的關係。老獺和日像人的秘密，老獺和日秘密的，老獺和日令人肉麻，老獺

我之花事談

（雄）

新近有人做了『本書』叫做老獺橫行記。聽說所記的話，是考瀟湘館主的身世來傳天，和最近秘密行為。告白上更說得天花亂墜，列舉內容二十條，其中有七條，是有日子的，什號老獺和日代表的關係。老獺和日像人的秘密，老獺和日秘密的，老獺和日令人肉麻，老獺

常服。(稿民白)

式所必需。一喪服。一服裝之法。一出外必須着通常常服。反爲失禮。一帽必正勿斜。一靴履適於運動旅行之地。一靴履必其泥穢。

第二章 敬禮

第一室內禮 一立禮。甲最敬

充飽了，方才搗磨。代價是十元，上莊零費，另，蘇靜的代價是十元。鍾鍾家的老四更足，只要四塊錢，就可以了。他老四是這兒賣出身，從前嫁過一個人，度日艱難，長子又出來謀路，那晚得現成的，只好以文書討得，無可奈何，只好

男人和女人，況且又是飯碗，主義，不自由，又何必呢？

怪得他很狠。

——請起若花老四，從今年春來，有一個專門販上爲生姓的，同他打得火一般熱，臨臨邊邊，謠言小老四要嫁給姓的了。後

塊錢。怪得他恨呢。

出身 ▲清和若花小老四，從今年春起，有一個專門販土爲生姓蕭的。所同他打得火一般熱。臨陽節邊，長三同他打得火一般熱。臨陽節邊，只好謠言小老四要嫁給姓蕭的了。後

齊的大網圍匾上多半繫出芳名，
齊清湘三的笑，即用壽比壽比四
個字，有人問，福如東海，壽比南
山，已經成了對對套話。這壽比南
仙，應該對什麼呢？答道：福如東
重東。花上秋色暮。

蝴蝶 胡繩野 時年七歲

• 滑稽者流。謂小雲爲守寡。近
蟾聘羅後寶。合同訂至年底。代
付以千元。蓋爲小雲贅後夫也。
寶音枯氣弱。常似不勝。去譚氏
尚遠。然較之荒倉林樹森則善矣

• 于恆山

仲而觀
夢梅。卽以海上著名大阿福之陳
祥承其乏。民哀聞而氣阻。遂未
往。

（丹翁箋）

嘉果

『海棠花？我不要。
我要胭脂粉擦擦。』

一若漢代符識。適爲今時之微驗。

棟梁。其勳位有柱國之名。棟梁與柱

精神。雖總理總長。亦平民也。故曰

爲其戒。至於至昏。至者危矣。菊

花板不石

名醫 義拾
久咳丸

總發行所
上海三馬路
石路口
父子大藥房